

全译本

〔澳〕帕特里克·怀特◎著



一九七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艾 伦

中国文学出版社

艾 伦

[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

倪卫红 李尧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 137 号

本书根据企鹅图书有限公司

1977 年版

A FRINGE OF LEAVES

译出

(本书原译名《树叶裙》)

艾 伦

(澳)帕特里克·怀特 著

倪卫红 李尧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育才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318 千字 印数:1—5000

修订版 1994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

ISBN7-5071-0158-4/1·250

定价:15.8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197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澳大利亚伟大的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杰作。

海难余生的英国贵族少妇落入野蛮的土著部落，被迫适应野蛮生活，裸身负重，爬树觅食，饥饿难忍而至食人肉。她历经磨难，才回到文明的社会中……书中贯串着女主人公艾伦复杂的感情纠葛，着重表现她在情感与伦理教养之间的矛盾心理。如她与书呆子型的绅士丈夫相敬如宾但缺乏激情的生活的苦恼；与风流不羁的小叔子私通时的忐忑……小说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感情与文明的关系。语言幽默尖利，心理描写细腻，情节丰富曲折，其中以艾伦与白人逃犯查恩斯在逃离土著部落丛林途中那段亚当夏娃式的生活写得尤为精彩动人。

这的确是一部可读性强、雅俗共赏的文学名著。

献 给

戴斯蒙德·迪戈比

完美的女性，崇高的造型，是警钟，是抚慰，是主宰。

——威廉·华兹华斯

鼠 妻：鄙人请您原谅——阁下府中是否有折磨人的东西令您不安？

阿尔马：此地？没有，我想没有。

鼠 妻：若是有的话，鄙人非常乐意为尊府驱除。

瑞 特：对，对，我们明白，但此地绝无此类东西。

——亨利·易卜生

即使人身上有什么真正的优点，他自己也只能对此一无所知。

——西蒙·维拉

爱情是你最后的机会。除此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你生活下去。

——路易·阿拉贡

马车离开环形码头的时候，斯塔夫德·梅瑞维尔先生拍了拍妻子的手背，说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

梅瑞维尔太太回答道：“谁也不能谴责我失职。”本来她也许会噘嘴生气，但天生的懒惰占了上风，同时她也怀疑熟悉她的人肯定明白她的说法并不确实。

所以，她抚平一直戴在手上的小山羊皮手套又补充道：“我想，我们受到的款待还是令人满意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麻烦这总是一种补偿。斯科利姆索小姐，”她问话的时候并没有正眼看她的朋友，“我们难道没有受到款待吗？”

“哦，当然！非常令人满意，”斯科利姆索小姐连忙回答，本来是圆润浑厚的嗓音变得又尖又细，很不自然。“住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老家来了客人，谁都会觉得耳目一新。如果有什么遗憾，恐怕只能是他们的来访太短暂了。”

梅瑞维尔太太拿定主意做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斯科利姆索小姐显然不以为然。在这辆装了舒适软垫的马车里，木头车身的吱扭声、皮革挽具的摩擦声使得那种不可言传的不祥预感制造出来的气氛更加浓重。马路不平，车里的乘客就象航海的人被海浪玩弄着一样，只能听任大地摆布，备受颠簸之

苦。

“这种短暂的访问原本就没什么企求，”梅瑞维尔太太宽慰自己，“你同意我的看法吗？”梅瑞维尔先生作为一个男人对此类问题不感兴趣，这话显然是说给斯科利姆索小姐听的。

“啊，当然同意。”斯科利姆索小姐顺着梅瑞维尔太太的思路说，“短时间的访问就是这个样子。”

在她的颇为庞大的熟人圈子里，斯科利姆索小姐的责任就是做一只应声虫。这就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思想的原因。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她也会发表意见。就凭这一点，再加上她的大鼻子、长牙齿和显赫的社会关系使得从悉尼来的梅瑞维尔太太不但对她不敢小视，还希望她能够理解他们。

“光凭一面之交，”梅瑞维尔太太抓住这个话题不放，“在轮船甲板上彼此说几句热情友好的话，怎么能了解需要长时间的访问才能了解到的东西。”

她话音刚落，马车猛地颠了一下。

“哦，难说，人可是很丑恶的！”斯科利姆索小姐断言。她语气平淡，声音却出人意外地高。“我不相信有谁能阅尽人类的丑恶。”

这便是一种特殊情况，梅瑞维尔太太不由得把脖子往裘皮围巾里缩了缩。

“我不知道，”她的丈夫开口说话了。到目前为止，他一直乐于把话题留给两位女士，而自我陶醉般地坐着观望马车窗外的一切。“我相信，我从未碰到过不具备一定美德的人。”

性别和天性妨碍他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两位妇人马上心照不宣地陷入沉默。

梅瑞维尔太太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望着丈夫搁在窗框上的

那只手。他们在这块不毛之地度过的最初几年已经无情地改变了他的皮肤，使它几乎成了那土地的一部分。梅瑞维尔太太想起，有一次在阳光烤灼的土地上，一只蜥蜴蜷伏在枯草中直勾勾地盯着她，她不由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斯塔夫德·梅瑞维尔先生属于英国绅士中这样一种类型：谈不上温柔，也谈不上坚定，不太自信，但也并非事事消极。他可以从故乡的土地毫无怨言地移植到地球最荒凉的地方。作为国王任命的测地员，他已经勘察了新南威尔士殖民区的辽阔地域，有一阵子一直深入到莫顿湾^① 新近开辟的定居区。妻子猜测他的力量就表现在忍受寂寞的能力上，而没有意识到人是可能与某一块土地——并不吸引人的土地——相联相关的。由于历经风吹日晒，梅瑞维尔先生的皮肤象皮子一样黑，象帆布一样粗糙，跟他通常用的马鞍子倒很相配。梅瑞维尔太太抚摸着一条衣缝，欣赏着她那件新进口的美利奴羊毛外套。来到这个命运安排或丈夫自己选择的国家与丈夫团聚之后，丈夫说服她随他一起到令人吃惊的内地来。在那段很短的时间内，她一直闷闷不乐。她整天绷着脸坐在他的身后，任凭大车一路颠簸。宿营的时候也只是不情愿地尽点义务。这期间发生过蜥蜴瞪她的小插曲，以及其它许多不堪回首的事情。梅瑞维尔太太善于对可怕的事物视而不见，好在上苍有眼，她很快便变得弱不禁风，于是心安理得地退避到格莱勃一座别墅中，而且几乎象在温彻斯特^② 一样，专门有个女仆精心服侍。至于梅瑞维尔先生，他一头钻进他那个“男人的世界”，只对海拔、距离、土壤、水质感兴趣，对她不在身边并不怎么在

① 莫顿湾：(Moreton Bay)昆士兰州濒布里斯班的海湾。

② 温彻斯特：(Winchester)英国英格兰南部，汉普郡的首府。

乎，只是办完公事之后回格莱勃别墅小住几天，尽一尽作丈夫的职责。当洗脸池发出很不悦耳的哗哗声，陌生的皮肤钻进缎子被窝里时，他的妻子倒也能委曲求全。

现在，梅瑞维尔太太一边坐着摩挲衣缝，一边琢磨着该如何回答自己选作丈夫的这个男人。

“斯克利姆索小姐的意思并不是——”她象平常那样十分耐心地解释说，“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可恶的。”

可是此刻，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的朋友拒绝与她合作。

“几乎所有人！”斯克利姆索小姐坚持自己的意见。

梅瑞维尔太太大笑起来，哧哧哧的笑声不时从胸衣深处爆发出来，尽管无伤大雅，但对于一位平常温文尔雅的人来说，这也算得上惊人之举了。“啊，亲爱的，”她大声说，“大概是东北风把你刮糊涂了，你的脸都吹成猪肝色儿了。”她立刻想起斯克利姆索小姐的社会关系：萨福伦沃尔顿^① 尊贵的切特温德尔太太，心里纳闷自己怎么敢这样肆无忌惮。

“当初我提议到‘布里斯托尔少女号’为罗克斯巴勒夫妇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并没有想到会把大家搞得都不快活。”梅瑞维尔先生说。他性情好，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陷得太深。

“你完全误会了，斯塔夫德！”妻子皱着眉头反驳道。

这是她跟丈夫说话时最喜欢的表情，尽管让她详细解释为什么要做出这副模样时，她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斯克利姆索小姐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膝盖，又变得谦恭起

^① 萨福伦沃尔顿：(Saffron Walden)这是作者杜撰的地名，模仿英国古老地区的名称，以讽刺梅瑞维尔太太的势利。

来。“我想，几乎每个人都会被突如其来的郁闷所左右。”

她浑身上下都是棕黄色。头发呈波浪形塞在帽子里，形成棕黄色光环，把一张脸映衬得即使够不上猪肝色，也比本来的肤色深了许多。

梅瑞维尔太太发现，她的朋友的斗篷褶边下面露出的那条裙子正是自己弃之不要的，便立即为能瞥见自己的慷慨感到心满意足。

“斯克利姆索小姐跟我一样，一定很同情那些可怜的人。他们乘坐木盆子似的小船旅行，在他们和他们热爱的一切之间相隔着重洋，路途漫长、单调，充满凶险。”梅瑞维尔太太坐在她那辆严严实实、十分舒适的马车里，满可以品味一下悲天悯人的滋味。“尽管我极不喜欢眼下的环境，但也不想为了回老家经受远航之苦，除非乘坐设备齐全、供应也好的三桅快帆船。你知道，我这个人受不了艰辛。”

她本来想继续责备丈夫，正巧有辆大车横在马路上，挡住他们的去路。车夫正设法掉转马头，梅瑞维尔太太趴在窗口朝他皱着眉头。

梅瑞维尔先生清了清嗓子，说：“‘布里斯托尔少女号’一帆风顺到达霍巴特城^①，这是波迪欧船长说的。现在它以同样出色的航海技术返航，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会遇到不测。”

起初谁也没有说话。

后来，梅瑞维尔太太又一次强调说：“如果是我，就等着坐三桅快帆船走。”她不无悲哀地摇着脑袋，与其说是为刚结识的朋友的命运担忧，不如说是为那位冒犯他们的车夫的赶车

^① 霍巴特城：(Hobart Town)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港市，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

技术感到难过。

“一定是那位弟弟的主意，”斯科利姆索小姐断言。“就我所知，一味依赖嫡亲的好意也是桩让人难堪的事情。”

梅瑞维尔先生笑了起来。“奥斯汀·罗克斯巴勒和他的弟弟加奈特感情一直很好。所以奥斯汀尽管身体不好，还是不惜远航之苦，来范迪门地^①。我不想说下面的话，但坦白地讲，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与弟弟共享天伦之乐。”

“兄弟俩如此情深谊长，病恹恹的哥哥竟然匆匆忙忙坐‘布里斯托尔少女号’这样的双桅小帆船远航，那就更非同寻常了。”斯科利姆索小姐好象在探寻什么。“也许，”她犹犹豫豫地说，“是罗克斯巴勒太太做的决定。”

这句话足以改变梅瑞维尔太太对马车夫和马车的兴趣。“怎么会是罗克斯巴勒太太的决定？”她望着斯科利姆索小姐，希望她能揭开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奥秘。

“罗克斯巴勒太太对丈夫的弟弟也许没有多少好感，”斯科利姆索小姐的声音含混不清，而且满面通红，因为她所说的只是一种异想天开，并非合乎逻辑的推理。

梅瑞维尔太太表示反对。“今天没有迹象表明罗克斯巴勒太太和她的小叔子闹过别扭。”

“也许是这样，”斯科利姆索小姐表示承认。她似看非看地盯着窗外的大街。“不，”她突然大声说，似乎要诋毁自己的直觉。“我并不想以任何形式中伤您的朋友。您一定要明白，梅瑞维尔先生，这不过是一种揣测，谈话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令人遗憾的是，它毫无价值。”

^① 范迪门地：(Van Diemen's Land)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旧称。

梅瑞维尔太太十分赞赏她的朋友这种从被人责难的任何可能之中脱身的机灵劲儿。而她自己，碰上丈夫老于世故的批评的时候，两片嘴唇就只能象口技表演者一样颤抖着不知所云。

梅瑞维尔先生本来满可以退避到往事的帷幕之后，但他还是开口说话了。他说话的时候慢慢悠悠：“我跟奥斯汀谈不上近乎，和他的妻子也是今天头一次见面。不过那位弟弟，加奈特，是我的朋友。”

有一会儿，正直、单纯的梅瑞维尔先生似乎很为命运的摆布而忿忿不平。如果他紧闭嘴巴，瘦削、高昂的脑袋倚靠在肩膀上，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半睁半闭，那一定是想起了远比现实生活更令人回味的往事。两位女士都意识到天气要变，尽管半张着的嘴唇都不曾被潮湿的橡树叶刺痛。

“小时候，加奈特和我骑马走过半个汉普郡^①，”斯塔夫德·梅瑞维尔回忆道，“起初，骑粗毛矮种马玩。后来，纵狗打猎。长大之后，为了寻开心，我们经常骑着马到丘陵地草原沿着罗马路不紧不慢地闲逛。记得有一次，在斯托克布里奇的一个地方，他把马拴在足有一辆装满干草的大车那么宽的树篱上。他一会儿跑到我这边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上。过一会儿我又听到他在篱笆那边笑。”

“你呢？”斯克利姆索小姐问，“你也学他的样子吗？”

“我吗？从来就是个辛勤工作的人。”梅瑞维尔先生回答。老姑娘对他的敬意并没有因此而有一丝减弱。

“奥斯汀则是另外一种性格，可以说，气质和他弟弟截然

① 汉普郡：(Hampshire)英国英格兰南部的郡。

不同，”测地员梅瑞维尔先生继续说，“他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除了出来在花园里散步，我很少见他。栽花弄草的事儿他也不干。他的体质很弱，有一阵子人们认为他有结核病。后来，心脏也坏了。奇妙的是，正是这种病病歪歪的样子使他和身强力壮的弟弟更加接近。就好像他希望从加奈特身上借几分健康和力气。我想，那时候我嫉妒奥斯汀。”斯塔夫德·梅瑞维尔脸上现出一丝微笑，停了一下又说：“他学习法律，不过并没有开业。身体不允许。后来跟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位忠心耿耿的少妇结了婚。”

“奥斯汀·罗克斯巴勒太太，”斯克利姆索小姐一本正经地问道，“也出生在汉普郡？”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梅瑞维尔先生回答道。“她大概是温彻斯特那一带的人吧。”

“我听说罗克斯巴勒太太是康沃尔^①人。”梅瑞维尔太太总是不失时机地提醒丈夫碰巧忘记的事情。

“好远的一个郡！”斯克利姆索小姐也许正在丰富和发展她的揣测。“那儿的人皮肤都很黑。我不记得曾经和哪一位康沃尔人有过密切的交往。我们家的人，”她补充道，“皮肤都很白。不论是兄弟还是姐妹。尤其是堂兄家那几个女儿，一个个真是面如桃花。只有我的皮肤是棕色的。”

要不是立刻意识到斯克利姆索小姐的思想又“溜号”，溜到她的“社会关系”——那位受封的萨福伦沃尔顿的贵妇身上，梅瑞维尔太太或许会觉得大为扫兴。在这种情况下，她总是对可怜的斯克利姆索小姐表现出一种热忱。斯克利姆索小

^① 康沃尔：(Cornwall)英国英格兰西南部的郡。

姐是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里最小的孩子。父亲是个牧师。谁也没听说过她是怎么来到新南威尔士的，也没有人跟她亲热到直呼其名的地步。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因为心狠，她的父母在给第十个孩子施洗礼时，给她取名“黛茜玛”^①。

斯科利姆索小姐一心想着皮肤白晰的妙处，正要进一步论述康沃尔人的“阴暗面”，梅瑞维尔先生说出一番出人意料的话来。

他面朝前坐着，一双紧握着的手放在两膝中间——这个姿势看起来更适合于指责别人。“我认为你们两位女士对罗克斯巴勒夫妇评价不高。”

“噢，斯塔夫德！”

“我当然不至于说你们对这对夫妇很反感呢！”这个令人气恼的人在他的“指控”被打断之前真是直言不讳。

他们的马车夫终于掉转了马头。那几匹大汗淋漓的矮脚马拉着车沿着狭窄的街道艰难地前进着。两个“负罪”的女人在一串抱怨声中，帽带、项链纠缠到了一起。

“只不过你们不喜欢人家罢了！”她们的“发难者”毫不留情地坚持着，象一个失去控制的牵线木偶前后晃动了几下。

“我可不受你这份气，斯塔夫德……这也太可恶了！”

“象罗克斯巴勒先生这样的人真是出色的绅士，值得赞美的人物！”梅瑞维尔先生对不公正行为的指责把斯科利姆索小姐搞得连气也喘不过来。“还有这样一次愉快的旅行。那条两桅小帆船，那位船长。他叫波迪欧，是不是？他显然是个心胸开朗的乐天派。”老姑娘一听大海就打怵。年轻时候，一位皇家

^① 黛茜玛：(Decima)英文 decima 为“小数”的意思。

海军中尉在安提瓜^①被热病夺去了生命。这对于她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

现在，马车的行驶已渐趋平稳，要不是不留情面的梅瑞维尔先生又放一炮，两位妇人本来可以恢复常态。他说：“我看，至少罗克斯巴勒太太不合你们俩的胃口。”

这话出自梅瑞维尔先生之口实在有失体面，更不用说他平常那样单纯，突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真让人不可思议。

“你是鬼迷心窍了吧？斯塔夫德。”

斯科利姆索小姐暂且闭口不语。

“她象画上的美人一样漂亮，”梅瑞维尔先生赞叹道，语气自然。

“漂亮？哦，是漂亮！”妻子勉强承认。

“还高雅。”丈夫又补充了一句。

“她披着一条美得出奇的披肩，”梅瑞维尔太太总是着眼于物质的东西。

“没错，她是一个漂亮女人。不过罗克斯巴勒太太不是我愿意称之为美丽的那种女人，”斯科利姆索小姐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这样说。“美丽是一种更华贵、更高雅的东西，”说到这儿她的脑袋不易察觉地晃了晃，“无需一条花样翻新的披肩向人们提醒它的存在。”

“罗克斯巴勒太太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不是一座大理石雕像。”

梅瑞维尔太太断定丈夫想象中的美女没穿衣服。

斯科利姆索小姐一定也这样认为，她飞红了脸，连忙补充

^① 安提瓜：(Antigua)拉丁美洲的海岛。

道：“我说的美丽是指精神上的完美。这位罗克斯巴勒太太根本不具备精神上的东西。”

斯克利姆索小姐年轻时候写过诗，还喜欢在小诗周围用水彩画些紫罗兰和三色堇花边。

“你说她算得上一位贵妇人吗？”梅瑞维尔太太硬着头皮问道。

“对此我不想发表意见，”斯克利姆索小姐很谨慎地回答。

梅瑞维尔太太立刻偃旗息鼓，就好象是别的什么人问了这样一个粗俗不堪的问题。

“她是一个非常文静、很会说话的女人，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梅瑞维尔先生希望赶快结束由他引起的这场争论。

“就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死水一潭。”妻子说出这句颇有点哲理的话之后，觉得出了一口气，精疲力竭地坐在了一旁。

斯克利姆索小姐却来了精神。“我这个人，”她大声说，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从来不信服那种沉默寡言的女人。”

“我认为这是难得的好品行。”梅瑞维尔先生的嗓子有点儿沙哑，这句话听起来干巴巴的。

“罗克斯巴勒太太在一般人坦率直言的时候沉默不语。我是说，她总是沉默、沉默。”

梅瑞维尔太太尽管对朋友这番话的意思不甚了了，但还是使劲儿点着头表示赞同。

“罗克斯巴勒太太真是个谜，”斯克利姆索小姐叹了一口气，补充道。

“如果让我说实话，”梅瑞维尔先生说，“我会说，二位女士简直把她攻击得没有立足之地了。”

斯克利姆索小姐耷拉着脑袋，一边绞着戴了手套的手指，